

高职英语教师对产出导向法的认知与态度研究

——基于教师发展阶段的访谈分析

朱赵文

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, 语言学习中心 20000

摘要: 产出导向法 (POA) 近年来在我国高校英语教学改革中受到广泛关注, 但其在高职院校的推广与实施仍面临诸多挑战。教师作为教学法改革的关键推动者, 其认知与态度直接影响 POA 的课堂实践效果。本文基于对上海三所高职院校八位英语教师的访谈, 采用主题分析法, 探讨教师对 POA 的理解、态度及影响因素。研究发现, 教师的职业发展阶段显著影响其对 POA 的接受程度和实际应用行为。年轻教师多持开放态度但经验不足, 而中老年教师则表现出保守与回避。此外, 制度压力、学生基础差异及教学资源不足也是影响教师态度的重要变量。文章最后提出构建分层培训机制与教学共同体, 以提升教师对 POA 的理解和应用能力。

关键词: 产出导向法; 高职英语; 教师态度; 教学改革; 教师发展

近年来, 随着我国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, 英语教学改革需求日益迫切。传统以教师为中心、强调语法与词汇讲解的教学模式, 逐渐暴露出无法满足学生真实语言运用能力发展的问题。在此背景下, 产出导向法 (Production-Oriented Approach, POA)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外语教学理论, 强调以真实交际任务为驱动, 通过“驱动—促成—评估”三阶段实现教学目标与语言应用的融合, 被广泛推介应用。然而, 与普通高校相比, 高职院校的教学情境、学生基础及教师素养具有显著差异, POA 在高职英语教学中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。教师是教学法实施的关键变量。其对教学理念的理解与认同程度, 直接决定教学设计的合理性和课堂执行的有效性。已有研究多集中于 POA 的教学流程、案例分析与学生反馈, 而对教师态度与行为的探讨仍较为薄弱。本研究旨在通过访谈分析, 探究高职英语教师对 POA 的认知与态度, 揭示其接受或排斥背后的深层原因, 为教学法的本土推广提供实践建议。

产出导向法是在文秋芳 2007、2008 和 2013 年提出的“产出驱动假设” (Output-Driven Hypothesis) 基础上发展而来。2014 年, 她进一步提出“产出驱动、输入促成”假设 (Output-Driven, Input-Enabled Hypothesis)。最终, 在 2015 年, POA 作为完整体系正式确立。这一过程融合了国内外研究成果与一线教师的大量教学行动研究。

2015 年, 以 POA 理论为指导的《新一代大学英语》教材出版, 标志着 POA 教学法的重要实践成果。文秋芳指出: “该教材已在多所高校推广使用, 并取得一系列教学与科研成果, 其初步效果已开始显现”。同时, POA 也逐渐获得国际认可: 文秋芳团队多次受邀在国际会议上发表主旨演讲。2016 年, 她在国际期刊《Language Teaching》上发表文章《产出导向法在中国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》, 2017 年, 又在 Routledge 出版的《Faces of English: Students, Teachers, and Pedagogy》中撰写了名为《产出导向法: 中国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教学创新》的章节 (Wong & Hyland, 2017)。该理论主张通过“驱动—促成—评估”三阶段完成从输入到输出的教学闭环, 其中“驱动”通过设置真实语境任务激发学习动机, “促成”则通过输入支持与能力支架帮助学生实现输出准备, “评估”不仅关注结果, 更强调过程反馈。POA 强调“学以致用”, 被视为符合中国英语教学实际的本土创新路径。在教师认知方面, Fessler 与 Christensen 提出的教师职业发展周期模型指出, 教师在不同职业阶段 (如适应期、成长期、成熟期与倦怠期) 对教育改革的接受程度和参与意愿存在明显差异。该理论有助于理解为何部分教师积极响应 POA, 而另一些则表现出消极甚至排斥态度。国内外关于教师教学法接受的研究表明, 教师态度受多重因素影响, 包括个人经验、专业培训、教学资源、制度支持与文化认同。

然而,在 POA 研究中,已有成果多聚焦于教学案例与学生表现,较少探讨教师层面的内因与外因,尤其在高职语境下更为稀缺。

本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源自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解释性社会科学传统。建构主义认为,个体对教学改革的理解并非被动接受,而是在其既有经验、信念和社会文化背景中主动建构的。因此,教师对 POA 的态度应被视为一个动态生成过程,而非静态的支持或反对。与此同时,解释性研究强调“理解参与者的主观世界”,本研究通过深入访谈方式,意在探索教师如何在其实际工作语境中解释、接受或抵触教学改革理念,并将这种态度转化为行为选择。主题分析法的采用,则为从非结构化数据中提取稳定主题、揭示深层逻辑关系提供了系统路径。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,选取上海市三所高职院校的八位英语教师为访谈对象,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方式,探讨其对 POA 的认知与态度,并挖掘其背后影响因素。研究对象按教龄分为两组:第一组为教龄 5 年以下的青年教师 4 人,第二组为教龄超过 10 年的资深教师 4 人,以便比较不同职业发展阶段对教学法接受度的差异。访谈问题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:(1)您是否听说过或使用过 POA?(2)您如何评价该方法的理念与实施流程?(3)您是否在教学中主动或被动使用 POA?(4)您认为哪些因素阻碍了 POA 的实施?访谈内容全部录音并转写,采用 Braun 与 Clarke(2006)提出的主题分析法进行编码、归类与提炼,确保结果的系统性与可信度。

通过对八位教师的访谈分析,研究归纳出以下三个主要主题:

1)教师对 POA 理念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。青年教师普遍表示接触 POA 较多,认为其理念“先进”“贴合产出型目标”;而资深教师则认为 POA“复杂”“流程长”,教学收益不明显。

2)教师态度受职业阶段、学生基础、教学压力多重影响。如教师 A 表示:“理念是好的,但任务设计复杂、学生能力不支持,时间又有限,很难落地。”教师 C 则指出:“我们学生水平有限,还要应对各种检查和任务,POA 不太现实。”

3)教师使用 POA 的行为具有“表面化”特征。部分教师表示为应付检查,会设置一些“任务”环节,但本质仍为传统教学流程,仅在任务呈现形式上做出调整。教师 F 表示:

“我尝试让学生写英文通知,算是一个小产出吧,但也只是加点新意。”

教师语料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教师在实施 POA 过程中的复杂心理和行为取向。例如,青年教师 D 表示:“我觉得 POA 强调真实任务和输出是好的,尤其能锻炼学生实际应用能力,但设计这些任务太耗时间了。”而中年教师 B 则认为:“POA 看起来很好,但在我们学校推行效果很差,学生英语基础太差,基本句型都不会,根本完不成任务。”这些语料反映出,不同教师群体在理念接受、能力匹配和现实执行之间存在较大鸿沟。教师 C 提到:“上级要求每门课都要体现 POA 元素,但我们平时课时紧、作业多,有时候就是简单布置一个任务算完成。”可见,在外部制度压力下,教师往往选择形式化地“完成任务”,导致 POA 变成“空转”的教学口号。教师 G 则提到一个积极尝试的案例:“我让学生写求职信、录模拟面试视频,大家兴趣挺高的,我也觉得有成就感。”这类主动探索型教师显示出教学信念、能力与学生状态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推动 POA 落地的关键。

从访谈结果可见,教师对 POA 的态度并非非黑即白,而是在理念理解、现实执行与制度环境之间不断调适与博弈的过程。例如,一些教师虽然表达认同 POA 的“学用一体”理念,但在教学实践中却无法完全贯彻,表现出“认知接受—行为回避”的现象。这种“态度—行为错位”源于多种因素:一是时间资源有限,教师面临备课、教研、行政任务多重压力;二是缺乏配套的教材与任务素材,教师需自行设计内容,增加教学负担;三是考核制度导向仍偏向传统模式,使教师产生“做无用功”的认知。此外,教师之间对 POA 的态度也受到“集体文化”的影响。在某些学校,如果主流教师群体对 POA 持消极态度,而年轻教师即使有尝试意愿,也常因缺乏同伴支持而放弃尝试,形成“文化惰性”的阻力。因此,POA 的推广不仅是教学法问题,更涉及教师文化、组织生态和制度协同。

综上,POA 作为一种强调“以产出为目标、以任务为驱动”的教学理念,符合高职英语“应用为本”的教学方向,但其有效实施需以教师为核心推进力。研究建议:首先,应建立常态化的 POA 教学示范机制,通过观摩课、联合教研、教学视频等形式,提升教师对理念的深层理解。其次,高校应设立“POA 教学项目孵化支持基金”,鼓励一线教师参与课例开发,逐步建立符合高职语境的任務型资源库。再次,

构建教师“同伴互助”机制,例如设立 POA 实践小组,使教师在试错中获得认同与反馈,从而形成良性文化。最后,改革教学评估标准,将学生实际输出能力作为教学成效的核心指标,打破以“测验成绩”为中心的传统体系,为 POA 教学留出空间。

本研究表明,高职英语教师对产出导向法的认知与态度深受其职业发展阶段、教学情境、制度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。POA 理念虽被普遍接受,但在实践中面临“理念理解不足”“任务难以设计”“学生能力不匹配”等现实挑战。

为推动 POA 在高职院校有效落地,本文提出以下建议:

- 1) 构建基于教师发展阶段的分层培训体系,强化 POA 教学设计实践训练;
- 2) 搭建跨校教学共同体平台,促进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流与互助成长;
- 3) 完善教学评估机制,减轻教师非教学负担,释放改革动力;
- 4) 开发贴合专业与学生水平的任务模板库,提升教学法落地的可行性。

未来研究可结合课堂观察与学生反馈,进一步拓展对 POA 推广路径的理解与优化。

参考文献:

[1] 文秋芳. 产出导向法理论与实践 [M]. 北京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, 2018.

[2] Fessler R., Christensen J. The Teacher Career Cycle[M]. Boston: Allyn & Bacon, 1992.

[3] Braun V., Clarke V. Using thematic analysis in psychology[J].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, 2006(3): 77 - 101.

[4] 王静, 孙林. 教师对产出导向法认知与实践的个案研究 [J]. 外语界, 2020(2): 35-41.

[5] 李红. 高职院校英语教学改革背景下 POA 的推广困境 [J]. 外语教育研究, 2021(4): 52-56.

[6] 文秋芳. 中国外语教育应走向学术自觉 [J]. 外语教学与研究, 2013(1): 1-6.

[7] 文秋芳. 产出导向法的基本理念与教学体系 [J]. 外语界, 2015(3): 3-10.

[8] 文秋芳. 产出导向法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检验 [J]. 外语教学与研究, 2019(2): 183-194.

[9] 文秋芳. 推进“学术中国化”: 以外语教育理论建构为例 [J]. 外语界, 2020(2): 2-10.

[10] 文秋芳. 以学生为中心的外语教学理念及其实践路径 [J]. 外语电化教学, 2021(5): 12-17.

作者简介: 朱赵文 (1993.01) 男 汉 上海人 硕士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, 语言学习中心, 助教, 主要研究 英语教学 AI 教学评估。